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12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一碗羊肉汤

□常州汪志楠

一食堂三楼新开了一家羊肉汤店!许久未吃羊肉汤了,如今偶遇,倒有种他乡遇故知之感。眼见这画着牛羊的底板和雄劲的大字,我仿佛听见了牛羊在草原上狂奔的猎猎风声。我不由得两眼放光。

“叔,要一碗羊肉米线,在这吃!”我迫不及待道。

“好嘞!”叔叔灵活地在付款机上按下数字,不等支付宝“滴”的一声,便已用布擦了擦手,拿起漏网,抓起一把看着颇有韧劲的米线,随意一撒,米线乖乖落了座。锅里汤水起伏,咕噜咕噜,团团雾气将这一隅染得温暖,驱散了秋的冷意。

不锈钢桌面擦得锃亮,上面摆着萝卜菜、小米辣、香菜、小葱、醋,还有一盘煎得金黄的荷包蛋。这里的荷包蛋是与众不同的,它们饱满圆润,与平常店里吃到的那种被压得扁扁平平、蛋黄薄得只剩皮的煎蛋不同,煎蛋的人没有催促,没有着急,他只是慢慢等待着一颗煎蛋的形成。将边角煎得金黄,而蛋黄仍是满满的。这种煎蛋,我一般只在家里吃过,外面少见。没忍住又加了一份煎蛋。师傅很热情,边回应着“好嘞”边把煎蛋放进汤水中,还念叨着:“这煎蛋要吸满汤才好吃,我来给你焗一个。”

不一会儿,我的羊肉米线就上桌了。师傅递给我的时候沉甸甸一份,和以前在家吃的羊肉锅子一样分量十足,鲜香扑鼻。我猛吸两口,这汤还未入口却已灌满灵魂。

未来常州上学之前,我和爸妈经常去一家老馆子吃羊肉锅子,尤其在这秋冬之间。并不大的店里满满坐的都是人,那家店生意

烟火人间

青海湖水荡漾

□四川泸州许庭杨

翻过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日月山,到了空旷辽阔的大草原,接下来的目的地是青海湖。

车在茫茫草原上飞驰,间或掠过一些指示牌,都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,比如玉树、德令哈、格尔木。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,我们直接前往青海湖。车从一个高原小镇的街道上穿过,小镇的少数民族风情浓郁,饭店、百货店、特产店的招牌都是汉字和藏文、回文等双语文字组成。过了小镇,距青海湖就不远了。我们的车从小镇出来,又在辽阔的草原上行驶,透过车窗,可以看到一座座圆形的藏包,偶尔看到有人进出,当然,看得最多的是悠闲的牦牛、羊群和马。

到达青海湖时,已是傍晚,到宾馆放好行李,吃过晚餐,我们一行人连夜问路往青海湖边走,想一睹青海湖在夜晚的芳容。可惜已闭园,不能走得太远,只能远远看一眼黑黝黝的湖面。

第二天早上,我们早早起床,想去看青海湖日出,随意走到一个沙滩,与湖水零距离接触。水波轻轻拍打着沙滩,发出哗哗的声音。水中的沙粒清晰可见,一群群小鱼游向我,又向远处游去。这些鱼肯定见惯了天南海北的人,见过湖面,所以,面对我们时也优哉游哉。

洁白的水鸟,从远方水天一色处飞来,在我前面不远处的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上停下,扇

旅途况味

天欲雪

□山东潍坊钟读花

天欲雪。在北方,一场大雪的酝酿,通常是很安静的。

天上阴云密布,云不是很黑,是一团的灰黑色,厚重、黏稠。气压很低,仿佛整个天都窒息下来。没有风,或者只是一点点微风,但却仍然感受到气流的涌动,很慢,很沉重,头顶的云层仿佛正在渗漏。

鸟儿,是有灵性的,特别是对于天气的变化。村口的几棵大树上,撮着几个喜鹊窝。天欲雪,你会发现,喜鹊们变得异常焦躁起来,站在鹊窝的边缘,不停地环绕行走,不停地喳喳鸣叫。行路走过村口的人,听到喜鹊的叫声,每每会站下,望一阵,然后自语道:“哎,天要落雪了。”

村口,堆积了一座座柴草垛。柴草垛上,落满了麻雀,叽叽地叫着,忙碌觅食。不知谁家的几只鸡婆,围定了柴草垛,啄啄觅食,草屑乱溅,尘土浮漾,鸡婆们,大概也知道快要落雪了。几只家狗,耷拉着尾巴,从大街上走过,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,嗒然若失。

村子里的人,站立庭院,望望天空。开始忙碌起来。墙头上,挂晒的菜缨子,要收起

四时有景

确实好,在镇上已做了几十年之久,因其价格实惠,羊肉美味,深受小镇人的欢迎。我爸从安徽来苏州,一开始的工作是在镇上跑车,有时候生意做到很晚,和同样晚的三两好友就来羊肉店里吃一斤羊肉,喝点黄酒,能涮去一天的疲惫。后来男人们成家立业,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来吃。我爸常说:“多少年了,店从街这头搬到街那头,但味还是这个味。”虽然我不知道他之前吃的是什么味,但是在苏州待的这二十年里,店除了变了位置,价格的确公道实惠,味道也始终如一。

可能正因如此,我才会如此钟爱羊肉汤吧。学校食堂的羊肉汤果然鲜美,还有种胡椒的辣,稀里呼噜地喝上一大口,全身都暖了起来。

我把羊肉汤放下,摆好,和我妈打起了视频。我边呼噜着,边含糊不清地问道:“妈,你猜我吃的啥?”我妈笑道:“吃了啥?”“羊肉米线!好久没喝到羊肉汤了,没想到咱们学校开了一家,那师傅也好得很!尤其是这个荷包蛋,真是灵魂,和咱们自己家煎的一样,又圆又大,蛋黄刚好九分熟。蛋皮上吸满了汤,老好吃了。”我开始点评了。我妈只是笑:“就那么好吃哟?”我狠狠点头。剩下的半句却没说出口:妈,这家店的味道很像家的味道。

其实离家也不过百来公里,但是仿佛已是千里之遥。我也常想,世上有什么可以长久相伴?好像一路都在遗失。父亲遗失家乡,母亲遗失父母,我也在不断失去的途中。还好,我们所遗失的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,就像我在他乡喝上的那碗羊肉汤。

动几下翅膀,又飞向远处。一会儿,又从远处飞来,在湖面上留下优美的翔迹。黎明已过,太阳没有冒出远方的山巅,只短时间射出一道金针一样的光束,又迅速被乌云遮住。乌云很厚,厚得可以丈量,而且还一层叠一层,不停涌动着。乌云中偶尔有几道银色的闪电,由于乌云太厚,闪电抽向我们时,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我知道,这是下雨的前奏。没有看到青海湖日出,到了早餐时间,我们悻悻而回。

早餐过后,我们才正式开始服从导游的安排游览青海湖。从正式的大门进入,沿着湖边的步道行走,步道边有花草,有树。在步道上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目光都在湖面上逡巡,看水天一色,看鸥鸟翔集,看湖光山色,看游船穿梭。正在沉迷于湖波浩渺时,天空开始下雨,东一粒雨点,西一粒雨点,没带伞的我,并不畏惧。一会儿,雨下大了,我冒雨前行,一直走到有“青海湖”几个大字的标志处。继续冒雨往伸进湖中的一处码头走,只见鱼群黑压压地在水中迅速游动,还有鱼跳出水面。此起彼伏跳出水面的鱼,像一粒粒音符,为我奏响青海湖奏鸣曲。雨越来越大,雨水从头上流到脸上,流进颈项。虽是夏季,高原上的雨水还是令人感到冰凉,我意犹未尽地往我乘坐的旅游大巴奔去。

虽然没有看到青海湖日出,也没有到鸟岛等湖中岛屿去游玩一番,但在旅途中,青海湖水一直在我心里荡漾。

来;墙角上,竖着的家具,要归拢起来;大件的柴草,要捆绑好,收进灶房中;大牲口,要牵进畜圈中……然后,沉思一会儿,就情不自禁地操起竖在墙角的扫帚,打扫起庭院来。地面,变得潮湿起来。扫帚刺啦啦地扫过,地面上留下一道道润润的划痕。

霍然间,墙头上,或者庭院大树上,栖止的一群麻雀,就飞临了——忙着在堆积的杂物中觅食。清扫庭院的人,不耐,就吆喝一声,或者挥动一下手中的扫帚,麻雀们便迅速飞走。但也许只是一瞬间,麻雀们复又飞回,继续在堆积的杂物中疯狂觅食。清扫庭院者,很是无奈,只好暂时停下,看着麻雀们继续觅食。

终于,庭院彻底清扫干净了。干干净净的庭院,在迎接一场圣洁的雪。

啪嗒一声,第一滴雨点落下了。跟着,更多的雨点落了下来,只是落得很稀疏,稀疏如散落的音符。很快,就再也看不到雨滴了,只有大片大片的雪花,纷然而降。

乡人站在了堂屋门口,背倚门框,喜滋滋地望着,情不自禁地叹一声:哎,好大的一场雪啊!

修行靠个人

□南京赵培龙

2005年10月,我被一所军事学院聘为“军事硕士学位教育部队导师”,带教对象是该学院在籍“在职”和“实习”研究生。

我原先学的理工专业,改做政治工作后,自学取得本科学历,及至后来获得的学位仍然是工程硕士。担任这个“导师”还是有点压力的。

我带的第一个研究生是一位副政治委员。此人基层工作经验丰富,悟性较好,字写得漂亮。理论知识和文字表达能力有待提高。于是,我为其开列书单,勾出重点阅读书目。他很刻苦,经常与我交流心得。我帮他开题并指导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。后来,此人苦学不辍,能力水平不断提高。

我带的第二个研究生是一位政治理论教员。此人大学本科毕业,文化基础厚实,思维敏捷,聪明好学。短板在于缺乏基层领导经验。为开阔其视野,我给师领导建议,让其先去基层领导岗位锻炼,比如代团副政治委员。我的建议得到师领导认同。毕业前夕,我精心为其论文选题,提供数据,帮助分析原因。论文通过后投稿,被军队重要期刊刊登,并获优秀论文奖。此人酷爱文学,转业地方后很快崭露头角,起草很多大型材料,还成为小有成就的作家。

我带的第三个研究生是某机务大队政治教导员。此人志愿兵提干,理论基础和思维层次有待提高。在他身上下了功夫,但收效不明显。他的论文开题颇费周折,只好选了一个具体案例分析。我帮其收集资料,剖析原因,列出对策提纲。数易其稿,论文总算通过。他很节俭,作业均在一本旧的记事本背面完成,令我感动。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。

我带的第四个研究生是某飞行团政治处主任。此人特招人入伍,文化基础好,认识分析问题有深度,兴趣爱好广泛。但有时固执己见,爱钻牛角尖。这是一个可造之材。与其反复商量,选出特别切合部队现实问题的论文话题。文章写好后,经我反复修改润色,并请某学院教授指导,论文全优通过,并被选送当年全军专题会议交流。此人毕业后不断学习不断进步,直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,成为青胜于蓝的典范。

带教学生,亦有感悟,那就是:师者传道授业解惑,学者钻研思考感悟;外因是变化的条件,内因是变化的根据;师傅领进门,修行靠个人。一个人要想学有所成,老师教导固然重要,自身努力才是关键。

微情一刻

草房子

□盐城陈卫中

小时候,我家在农村,住着草房子。记忆中,我家有两排草屋,大的三间,东西向横着排的,通风和阳光都好一些,是爷爷奶奶住的。小的三间,南北向竖着排的,是父母和我们的屋。直到初中毕业,家里才砌了又高又大又明亮的砖瓦房。

草房子,隐约地记忆在我的脑海里,却生动地记录在曹文轩老师的《草房子》中。

油麻地小学是清一色的草房子,油麻地周围的农庄也都是草房子。桑桑、陆鹤、杜小康、细马、纸月,就生活在这里。草房子是他们的家,也是他们童年的舞台。草房子里,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。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,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,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着坚守,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人格光彩,在体验死亡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,还有扑朔迷离的情感纠葛……

油麻地学校所在地,如今已建成草房子主题公园,就在盐都西乡。

来到草房子公园,仿佛时光穿越回去了几十年,我们又走进了童年和那个时代。

大门外,一群小孩在欢腾着。圆圆的铁环,在钩子中,带着他们奔跑。一颗颗玻璃弹珠,在一个个小小地窝中转移,趴在地上的孩子和泥土是如此的亲近。那鸡毛和铜板做成的毽子,在小女孩脚下,变着花样地飞舞。他们只是一群塑像,但那么鲜活和真实。

公园内,沿着一条熟悉的土路,我们走向油麻地小学。路边的山芋地里,山芋藤四处延伸,地垄上裂出了缝隙,里面一定是一窝山芋。水稻田里,已开过了小小的稻花,结出了沉甸甸的稻穗。伸出手去抚摸一下,以期抓住父母丰收的喜悦。棉花地里,叶子绿得已经有些勉强,有的棉桃才张开了嘴,有的已经飘出了白胡子的絮。杂货铺的货架上稀稀拉拉地摆放着旧时的物件,场地上卖冰棍的箱子架在二八大杠自行车上,依稀可以听见木块敲击木箱的叫卖声。那边的屋墙旁,桑桑、陆鹤和小朋友踩着肩,去掏屋檐里的麻雀。

导游说,这是所真实的小学,曹文轩老师的父亲就在这做过校长。现在所见的房子,都是保存下来的,只是作了安全性修缮。走廊上悬挂着一口铜钟,轻轻拉动绳子,依然能发出响亮的铃声。走进一间教室,讲台、桌椅是那么的亲切,黑板上还有粉笔字,上方是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”八个大字。坐在课桌旁,自己已从一名中年大叔变身为一位认真听讲的小学生。

走出油麻地小学,选择了一组照片,发上朋友圈,瞬间便是一片点赞和留言。不是图片拍得多漂亮,定是引起了朋友们内心的同频和共鸣。

时光漫记